

遭遇

9.16 ZAOYU 9.16

严力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遭遇

9.11

1 严
力 著

文

艺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遭遇“9·11”/严力著.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6

ISBN 7-5321-2392-8

I.遭… II.严…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1189 号

责任编辑:张有煌

封面设计:袁银昌

遭遇“9·11”

严力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邮件: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 插页 2 字数 150,000

2002年6月第1版 2002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100册

ISBN 7-5321-2392-8/I·1906 定价:15.00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21-64780222

内容提要

作者身历“9·11”其境，精心打造国内第一部以美国“9·11”事件为背景，纪实与虚构相兼的长篇小说。

作者以主人公的“自我蒸发”现象——为逃避债务，从公司法人变为“葬身”世贸中心废墟的“黑人”，准备去国外开始“新生活”为中心线索，描写了“9·11”事件后纽约、洛杉矶等地的社会众生相。书中穿插了同“9·11”事件有关的丰富的背景资料和鲜活材料，采取了新闻纪实与艺术虚构结合的叙述形式和不断变换的叙述视角，既能满足读者对“9·11”事件的认知要求，又能激发浓厚的阅读兴趣。

作者简介

严 力 诗人、画家、作家。1954年生于北京。1985年留学美国，1987年在纽约创立“一行诗社”，出版诗刊《一行》，任主编。现定居纽约。

已出版的主要诗集有：

《严力诗选(1976—1985)》(一行诗社)

《这首诗可能还不错(1985—1989)》(台湾书林出版社)

《黄昏制造者(1989)》(南京大学出版社)

《严力诗选(1990)》(纽约一行诗社)

《严力诗选(1991—1994)》(上海文艺出版社)

《多面镜旋转体(1989—1999)》(青海人民出版社)

已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有：

《纽约不是天堂》(北京华艺出版社)

《与纽约共枕》(台湾联经出版社)

《纽约故事》(青海人民出版社)

《最高的葬礼》(香港田园书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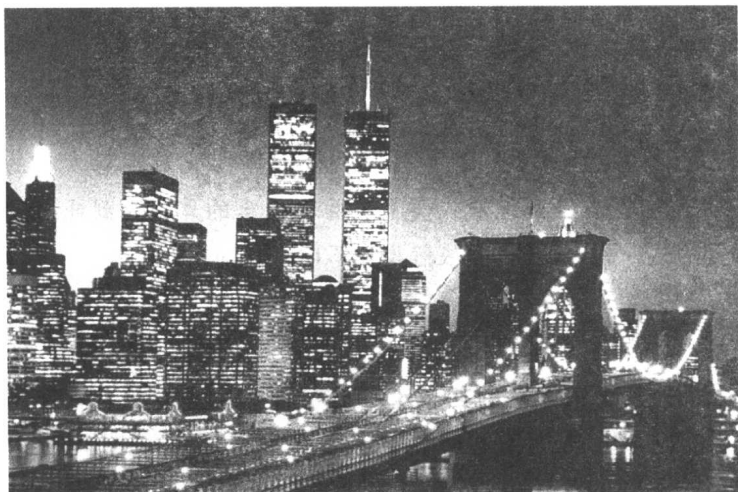
《母语的遭遇》(上海文艺出版社)

已出版的画集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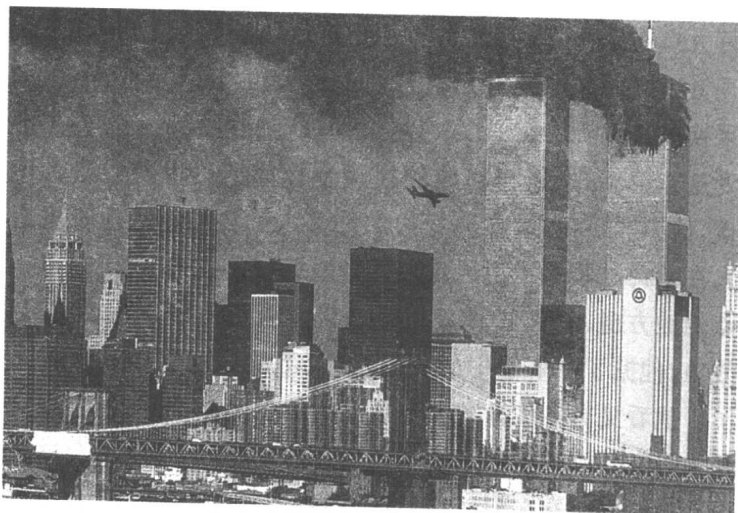
《从我开始修补》(纽约《美国文摘》杂志社)

2001年9月11日是21世纪到目前为止最震撼人心的日子,并且它还继续着人类世界为之产生的震荡。到此书发行的这一刻,本·拉丹依然生死不明。

2001年9月11日早上八点四十五分之前的纽约,一切照旧处在正常运转的状态中。我们的主人公美国人凯维还没有吃早饭就去上班了,他自己有一家贸易公司,公司所租用的小型办公室就在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的旁边。如果不算他积欠的债务,目前公司营运所赚的钱够他过得不错,问题是他积欠的不是一万或十万,而是一百多万美元。这一百多万元的债务不是从一家银行里面借贷出来的,其中有小型公司贷款,有房屋贷款,还有私人高利贷贷款。纽约世贸中心被撞时,他刚从自己的公司办公室出来,那是早上八点四十五分,他抬头望着被撞的那幢北楼,心想天气这么好,这驾驶员难道看不清楚吗,也许是打瞌睡了。他从自己的办公室出来是要去世界贸易中心,他想先别进去了,看着一辆接一辆的消防车的到达,他情不自禁地往后退开去看,太近了反而头抬得太酸,他退出去几条街的距离,又看看手里拎着的皮



我们的故事开始前夜，世界贸易中心在周围楼群簇拥下，灯火璀璨，光彩夺目



第二架被劫持的民航客机正撞击世贸中心的南楼。
我们的故事在这样的背景下开讲

包,里面有几千元现钞是准备还给一位债主的。他欠这个人的九万元已经有两年了,每半年用现钞还一些利息。而这位债主的公司就在世贸中心里。凯维马上想到这位债主是在被撞大楼的第七十八层,他开始数被撞的部位是在哪几层,可是怎么也数不清,但他估计是在七十层左右。也就是说约好九点在他办公室见面的债主也许已经被炸死了,这几千块现钞以及所欠的九万元就可以不还了。当然,反过来讲,如果换成是他凯维死了,那么所欠的钱也就可以不还了。正想到这儿,又一架飞机在他的视线里面撞上了世贸中心的南楼,他揉揉眼睛,站在他身边的许多人都在惊叫。他听见有人在喊:“战争爆发了!”他四处张望了一下,随着人流往远一点的地方退,消防车、警车的鸣叫确实有点像战争,如果真是战争,他掂了一下手中的皮包,这几千块钱也够用一些日子了。他看见有人从世贸大楼被撞的部位上方往下跳,心想这些人肯定是因为受不了浓烟和烈火的熏烤,不然决不会这样做。这时候所有在那里抬头观望的人们都惊呆了,因为第二幢被撞的楼——南楼一下子塌了下来,就如整座大楼是一架往地里面钻的电梯,一下子就从人们的视觉中消失了,人们在惊呼在奔跑,尘灰像决堤的水沿着街道冲过来。凯维拎着皮包奔跑,刚刚到达一处被认为安全的地方,抬头回望,另一幢早先被撞的楼——北楼也在一瞬间钻入了地里面,更多的尘灰铺天盖地而来,天空像是转换到了夜晚。凯维突然想起自己刚才曾经有过的一些闪念,对其中的关于逃债的想法,定格在脑袋里面,他快速想了一遍这种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所有被埋在了里面的人,都成了肉饼,就此根本无法辨认了。这样他就可以离开这个城市隐居起来,就没有多年来缠身的

债务,就可以过上没有债务的正常人的生活了,但是代价就是要远离所有曾经认识他的人。这时候他路过一辆汽车,从里面传出广播的声音:“这可能是一起恐怖主义事件……”凯维这才发现车里面没有人,看来开车的人已经跑掉了。“恐怖主义事件,不是战争……”,凯维念叨着分析着,有一股激动的感觉来源于对隐居起来的设想,他马上想到在世贸中心塌陷后的二十几分钟里有没有遇到过认识的人,如果遇到,他一旦隐居后就会被人指证在塌陷后曾见过他。没有!幸好没有。那么就先离开曼哈顿岛,到郊外的旅馆里住下来再说。他想是否回趟自己的办公室,去拿手提电脑?一想到这样容易被人看到,还是别去为妙,但又想到自己的护照及一些钱物,他靠在一堵墙边想了一下,就往世贸中心方向奔去。那边一片混乱,许多人满头尘土蹒跚地往外走,还有不少救护车停在那里闪着灯。他再往近处跑过去一条街,迎面跌跌撞撞的一个人身上满是血迹跑过来,看上去头部和肩膀受了伤,正用自己的西装外套蒙着头部。他灵机一动地跑过去扶着这个人,一边扶着走,一边从那个人手里接过他的外套,走了没有几步,就遇到穿着医院服装的几个救护员,他顺手把这个受伤者交给他们。他把那个受伤者的外套往自己身上一穿,并从地上抓了一把灰,他一边跑一边往自己头上和脸上抹灰,并自言自语地说就是遇到了认识的人现在也看不出他是谁了。他来到了自己公司的那座小楼,从楼梯跑到二楼,看看过道里面没有人,马上用钥匙打开房门,钻了进去。他打开抽屉取出护照及其他证件,还有一些零钱,也没有忘了手提电脑,他走出办公室之前探头看了一下过道,依然没有人影,就把门一关来到了街上。他慢慢远离了出事地

点,还遇到了一辆挤满了人的公共汽车,他看挤不上去,并听说只能步行离开曼哈顿岛,就朝着维廉姆斯大桥走去,他突然发现身上穿着的西装外套的内胸口袋里有什么东西,摸出一看是一个钱包。他一看乐了,里面有驾驶执照和信用卡,还有几百块钱,驾照上的照片还有几分像他,这个人的出生年月比他大两岁,名字叫柯里斯基。他马上想到他可以用这个柯里斯基的驾照作为证件入住某个小旅馆来设想今后的打算。

两个小时后,他顺利地入住了皇后区一家小旅馆,马上坐在电视机前面看新闻,发现还有一架飞机撞了华盛顿地区的五角大楼,另一架在宾夕法尼亚州坠毁,美国政府已经确认这是恐怖分子所为。他数点了一下自己的金钱数额,点着点着看到了柯里斯基的信用卡,他想到那个叫柯里斯基的人肯定还没来得及报失,何不用一下呢?而且感到自己突然变了一个人,有点像电影里面的间谍,他跑到附近的一家日用品商店去买了一些自己认为用得着的东西,包括手拉式旅行箱,一共用了四百多块钱,刷卡时很顺利,售货员根本没有看他的签名。离开商店后他就把刚买的帽子戴上,还有一副平光的眼镜也架在了鼻梁上,他多少有点成就感地用旅行箱拖着这些东西往旅馆走,路过一个服装店就进去买了一些衣服,也很顺利地刷了五百多块钱的卡。他回到旅馆后,每天在房间里看电视新闻,到了9月22号(星期六),他知道自己已被宣布死亡了,被埋在废墟里的五千多人几乎没有一个生还的,而且已挖掘出来的有许多零散的尸块,整体的尸体不多。所有想找他的人都会认为他已被埋在世贸大厦里了。

而且那个在世贸中心工作的债主最好还活着，因为他知道凯维将在九点钟给他送钱去。那他有没有被埋在世贸大厦里面呢？对了，很简单，他有这个人的手提电话号码，打个电话过去，只要他接了电话，就证明他还活着，而他还活着，就可以分析到他凯维因为九点钟要去他在世贸中心的办公室，也就可以分析凯维有可能被埋在里面了。凯维跑到公共电话亭，拨了号码，铃响了两声后有人接了，他一听就是债主的声音。凯维就用很粗的嗓门说找某某，债主说你打错了，就挂断了电话。凯维高兴地回到了旅馆。他把自己的处境整个想了一遍：他单身一人，在皇后区一个公寓租的房子已有两个月没付房租了，在曼哈顿下城靠近世贸中心的一座办公楼里租的一间办公室，也有两个月的租金没付了。他的贸易公司因为一批货被退了，加上买卖期货把七十多万的银行贷款赔掉了，再加上……他共欠了一百一十三万美元。目前身上有近六千块现金。可以跑到美国中部的某个小城找个临时工做做。而柯里斯基的身份证明可以让他不被人产生怀疑。再过半年左右，他就可以出国了。因为他身上有自己的美国护照。凯维想起关系时好时坏的女朋友珍妮时，多少有点遗憾地摇了摇头。他知道珍妮一定到处在找他。她而且肯定以为他已在这些失踪者里面了。

凯维是在三年前认识珍妮的，他对她还算满意。只是她的性格比他要开放得多，他曾两次表明娶她的意思，但是都被她婉言拒绝了，理由很简单：他的物质条件还不够。凯维知道珍妮不是一个贪心的人，确实是自己负债太多了，离还清的日子远着呢。她尽管不满意他，但又与他保持着一半情人一半朋友的关系，说明她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喜欢他的。他

处在负债的恶性循环中已好几年了。“这是改变生活的一个时机啊！”他面对着电视画面上成为废墟的世贸中心对自己说，语气并不那么坚定，因为蒙眬中感到这是一个从来没有想过的生存处境，可能在文学作品和好莱坞的电影中看到过类似的情节，这是一个有巨大想象空间的处境，尤其在这个以护照和身份证而存在的现代世界里，几个电脑的按键就能调出每个人的信息，而现在，他将是一个被宣布为不存在的人，但还要用没有身份的形式活着，有点像上帝派来的一个旁观者。他想过几年就可以把自己的这种生活素材出售给电影制作人，赚一笔不小的钱。这种经历可是独一无二的！可是……可是……会不会还有其他人也有这样趁机隐居起来呢？“我想到这么做，也会有其他人想到的，也许两个，也许三个，也许十个？不！应该只有我一个！因为这需要太多的巧合和条件，而我碰巧就具备了！”当然还有及时的反应，反应不及时，只要被一个认识的人遇到就没有这种自我蒸发的机会了。这一点使他觉得自己可能是唯一的。

我是这篇故事的作者，我对一个好朋友讲到自己开始写关于凯维的这个事情，还对他讲了讲大概的情节。他提出我对凯维为什么这么穷还能从银行贷到大笔款项的理由交待得不够，细节可多写一些，比如以凯维父母的房子作为抵押或用欺诈的手段，伪造资产证明或其他什么方法来圆满这部分细节。当我们谈到可能会有多少人趁机隐居起来的时候，我们都认为应该不止一个，两三个或更多个都是有可能的。但是谈到这些趁机隐居者将来的生活状况时，因为有太大的想象空间，反而谈不出什么细节。我想后来凯维应该去中

国,是从加拿大到香港,从中国的罗湖海关进入深圳,然后去了杭州。为什么是杭州,我想应该是在杭州一所什么专业学校里教英文,住在学校提供的靠水边的宿舍里,有一种中国古代文人的隐居色彩。但是事实到底怎么样,还要看情节发展的需要来定,所以凯维的命运完全有可能是另一种方向。

凯维看腻了本·拉丹是主犯的新闻,就关上电视沉思起来。他掏出柯里斯基的驾照,越看越觉得照片上的这个人像自己。这个人一定会向他的家人和朋友描述当时的恐惧和运气。突然凯维有了一个想法,他装上线路开始上网,但他不敢打开自己的邮箱,他担心有人会从服务器上查到 he 访问的记录,不管是联邦调查局还是别的什么人。万一事情败露,自己将会成为一名负债潜逃的犯罪嫌疑人了。他看到每个网站都充斥着关于“9·11”恐怖袭击事件和恐怖分子的报道。凯维现在没有心情看这些东西,他要为自己的下一步想一想。美国当然不是久待之处了,那么去哪里呢?欧洲?现在那里对美国人来说已经不是一个好的定居点了,首先一点是安全问题,另外找工作也不是很方便。非洲的经济发展太落后,暂不考虑。那么就剩亚洲了。日本?韩国?印度?中国?他一时想不出个所以然。

凯维重新申请了一个免费的电子邮箱。他觉得自己应该从心理上就作为一个新的人来生活。凯维又到其他一些网站看了看。为在世贸中心牺牲的消防队员举行葬礼的一则消息让他浮想联翩。自己的家人一定也会为自己举办一个葬礼,那么,去看一看是不是有种别样的感觉?这一想法引起一股强烈的冲动,凯维决定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参加自

己的葬礼。虽然这样做太冒险,但是想象自己如果化装得好一些,像电影里面的间谍,这个险值得去冒。想到这里,凯维突然念叨起自己住在新泽西的父母和姐姐。自从住进旅馆后因为一直处在紧张和忙碌中,根本没时间去想别的,居然把自己的亲人忽略了。这些年忙于挣钱和还债,已经很久没有联系过他们,但毕竟是自己的亲人啊。凯维在自责和思念中最后还是下决心能忘就忘掉他们吧。

第三天,凯维起了个大早,出了旅馆直奔路边的电话亭。他不想用旅馆的电话,以防万一。他拨通了新泽西的地区电话总机,询问有关事件死难者的信息。随后,凯维获得了一个有关部门的电话。对方经过查找,确认有位叫凯维的美国男子在失踪者的名单上。凯维想,肯定是父母和姐姐找不到他,就把名字报上去了。那么,接下来是什么呢?要经过多少时间的等待才能真正宣布他的死亡并举行葬礼呢?凯维决定冒充自己的某位朋友打听一下。他走出电话亭,到附近快餐店买了一杯可乐,嘴里含满冰块拨通了父母的电话。

接电话的是母亲:“喂?”

“是凯维的父母家吗?”

“是。”

“我叫大卫,是凯维很多年前的朋友,我很伤心地看到凯维的名字在这次事件的失踪者名单上,你们一定承受了巨大的悲痛,那些劫机者真是该千刀万剐。不过,凯维是否有生还的可能呢?”

“已经好几天了,肯定是凶多吉少,还会有什么可能呢,我们也去过凯维的办公室,据说事件之后没有人看见过他,你知道凯维的办公室就在世贸大厦的隔壁。还有一个人来

过电话,也是打听凯维的,他说和凯维约好‘9·11’当天在世贸中心见面的,约会时间是早上九点,而来电话的这个人因为堵车晚到了半个小时,据他说自己办公室的人失踪了好几个。唉,我们也一直希望这是场虚惊,希望他还活着。可是去查凯维的信用卡公司记录,从9月11日以后就没有使用过。其他办法我们也想过了,可是,可是什么结果也没有。我真的是很……”

凯维沉着嗓子安慰了几句,又接着问:“那么凯维的尸体在废墟里找到了吗?”

“尸体?没有。挖掘和搜寻还在继续,但听新闻里说现场能找到的尸体都是一块一块支离破碎的,根本没有一具完整的。而且就是有,再过几天,早就腐烂掉了。……”说着说着,凯维的母亲抽泣起来。

“你别太伤心了,那些恐怖分子一定会受到制裁的。还有,凯维的葬礼是否已经有了安排?”

“还要等一等,我们希望能找到尸体或别的什么身份证明再举行。看这种情形,等专家们宣布不再清理就……不过你如果想参加葬礼的话,可以留个电话,到时候通知你。”

“噢,是这样,我正准备换个手机,过两天我再和你们联系吧。您多保重。再见。”

“再见!”

凯维挂上电话后慢慢走向旅馆,心想那个打电话给父母的人肯定是那个债主,他的损失不小。一路上心里还浮现出父母和姐姐的形象,一些小时候的情景也缓缓地记忆深处冒出来……想到这些,凯维有些后悔不该这样做。毕竟隐居是一辈子的事情,从此不再同以前的一切再作联系,一下子

有点没法接受。恍恍惚惚回到旅馆，凯维又想起自己所有的债务。好多年来，这种负债累累的生活给了他太大的压力，而无债的生活正是自己梦想了多年的生活，从第一次欠债到现在少说也有七年了。但现在这种处境发生得也太快了，太突然了，让他陷入一种梦幻的状态。凯维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发呆，在犹豫和怀疑中不知不觉进入了梦乡。

醒过来已经是傍晚六点。凯维到洗手间胡乱洗了洗。看着镜中自己憔悴、灰暗的面容不禁伤感又起，毕竟这是一次有生以来从来没有过的决定。

凯维认为自己最近一段日子最好少活动为妙，就在旅馆里面看看新闻，然后再做下一步的决定，于是他换了一家更便宜的旅馆，一住就是三个多星期。其实在这三个多星期里面他一直在考虑下一步：下一步怎么办？三个多星期下来已经去掉一千多块了，口袋里虽说还有五千多块钱，即使节约着花，每个月也要用去一千块。仅仅够维持五个月，再过五个月后怎么办？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离开美国。要紧的是先挣到钱。怎么挣钱？自己的社会安全号码不能用，柯里斯基的又不知道。而没有号码，没人敢冒险雇用自己，特别在这样的非常时期。去打黑工？凯维从没干过，只是听说过那些从南美偷渡过来的人在商店里面打黑工，工资是很少的，美国是一个必须出示社会安全号码才能工作的地方，因为付给你工资的公司要凭你的社会安全号码来做开支的纪录并报公司的税，而个人也是凭自己的社会安全号码每年向税务局报个人的所得税。所以公司向税务局申报的你的年收入与你自己每年申报的所得必须一致，不然就会被怀疑偷